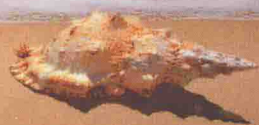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壇
流域

散文新四書

夏之 豐盛

周芬伶 編著



楊照

李欣倫

林黛嫻

蔣勳

劉克襄

洪素麗

鍾怡雯

邱坤良

三民書局

散文新四書

夏之豐盛

周芬伶 編著

李欣倫

楊照

林黛嫻

楊素

蔣勳

劉克襄

洪素麗

鍾怡雯

邱坤良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散文新四書 夏之豔 / 周芬伶編著. — 二版二刷. —
臺北市: 三民, 2011
面; 公分. — (文學流域)

ISBN 978-957-14-5287-6 (平裝)

855

98020742

◎ 散文新四書 夏之豔

編著者	周芬伶
總策劃	林黛嫻
發行人	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	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電話 (02)25006600
	郵撥帳號 0009998-5
門市部	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出版日期	初版一刷 2008年9月
	二版一刷 2010年6月
	二版二刷 2011年6月
編號	S 81146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5287-6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【序】

夏日微笑



夏日的微笑是永恆的苦笑，夏天的滋味是青木瓜的酸澀。這世上或許再沒另一個季節如此貼近生命的真況了，總是在渡過時如此漫長，回首時又是這麼短暫，像是高三那年的暑假。人生之夏，是生命力昂揚的時節，感覺變得敏銳，世界也對我們開展，升學或失學，戀愛或失戀，結婚或離婚，就業或失業，成功或失敗，健康或病痛……，一切是那麼戲劇性，卻又是理所當然，這關鍵性的階段，每個人畫出的生命圖象各有不同，但都精彩萬分，人生有時比戲劇更精彩。

假如冬天是關於遺忘與空白的季節，需要將身子與雙眼緊閉才能細細體會忍

受；夏日則是bling bling 屬於視覺與記憶的，叫人務必張大雙眼追尋它的熱與塵。冬天像是心靈的枯山水，夏日則是五種感官都飽和到快從畫框邊緣滲出的油畫：下午一場突如其來的紛亂大雨；悶熱而百無聊賴的狗日子；人行道上逐漸融化的五色冰淇淋；夏夜盡頭遠處傳來的鼓聲；坐火車到傳說中的湘南海岸遇見穿花襯衫的少年；踩著火車軌道盡頭隱隱散發出的海市蜃樓，如此明亮清晰卻又有點扭曲變形，這是梵谷那逐漸汽化的向日葵，也是關於人生與未來的隱喻。本書中選出十一家，集中描寫生命力之昂揚，邱坤良〈三十功名錄〉寫出人生的志業之莫不可測，拆解功名之虛幻性與荒謬性；楊照〈氣味〉寫出青春之暴動與困惑，像一個不可解的哲學命題；李欣倫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寫出女子難言的病痛，也許越年輕越感痛，多愁善感的年齡，痛感也是一種存在感；洪素麗〈苔之華〉寫出生命的流動與青春富麗的景觀，歲月的感逝在其中，青春是一幅好畫；季季〈鷺鷥潭已經沒有了〉寫出文學與愛情的盛夏，以一場饗宴達到頂點，卻也空惘。

與危厄在其後；黃寶蓮〈以魚之名〉寫婚姻與飲食習慣的隱微聯繫，見微知著，將婚姻的現實內裡也拆解開來，誰說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就是幸福的保證？生命的故事訴說不盡，訴說本身就是文學，也創造無數文學家，如蔣勳的〈故事〉，聽故事的小孩變成說故事的作家，說故事的母親變成自我的化身，故事的魅力何其大！楊索的〈熱與塵〉為生命之夏作了最佳的詮釋，沒有輻射般的熱，哪能表現生命之雷射切割？來自北緯五度的鍾怡雯寫出接近赤道的熱與野，那是卡繆的北非之下，極狂亂也極暢快；劉克襄的自然書寫描寫猛禽翱翔過自然與文化，現代與歷史多界的天空，自由自在不受拘束，何其暢快；林黛嫻初為人婦的〈本城女子〉，沒有〈慾望城市〉的搔首弄姿，對人生倒是多了一點少女般的疑惑與好奇。

這些人的生活就是你我的生活，這些人們就是你我的朋友。人生像是同這些友人漫步在夏日午後的樹林裡，陽光從密密的樹葉透析出來，光影交駁；腳下踩著地上的葉子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大家邊走邊唱著過氣的流行歌曲，有時則只是

安靜下來聆聽感受大自然的聲韻。走到林中路暗黑分歧處，偶爾會與他人走散而孤單一人，但也許我們從來不用因此而感到恐懼，因為忽遠忽近總是傳來他人的聲音，讓我們知道自己並非一人，也許大家不約而同大聲歌唱，朝著光亮的地方走去，我們總會再次相遇。不遠處某人的收音機中幽幽放著「夏日的吻，冬天的淚」這首歌曲，也許夏日不盡然只是充滿著熱情，夏日本身就預謀著冬日的淚水，也或許夏日生下來就是為了用吻去安撫人生冬日的淚水。

夏日無盡，讓我們希望散文會成為那個吻。

散
文
新
四
書

夏之豐盛

—
目
次
—

散文新四書編輯凡例

【序】夏日微笑

001 熱與塵 楊索

017 故事 蔣勳

027 氣味 楊照

0 3 9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李欣倫

0 5 5 北緯五度 鍾怡雯

0 6 9 鷺鷥潭已經沒有了 季季

0 8 5 本城女子 林黛嫻

0 9 9 以魚之名 黃寶蓮

1 0 7 三十功名錄 邱坤良

1 1 9 苔之華 洪素麗

1 2 9 海東青 劉克襄



楊 索

熱與塵

那年夏天提早來臨，
還未到六月，
小鎮眷區的一排鳳凰木已經燦燦開了花，
但我了無心緒看花，
小鎮的街道及行人都快要被氣溫融化了，
我穿梭在巷弄覺得奄奄一息，
那是個最窒悶的夏季。

那年夏天提早來臨，還未到六月，小鎮眷區的一排鳳凰木已經燦燦開了花，但我了無心緒看花，小鎮的街道及行人都快要被氣溫融化了，我穿梭在巷弄覺得奄奄一息，那是個最窒悶的夏季。

我將屆十四歲，周遭同學都在準備畢業考，更重要的聯考將隨之到來，但是我卻恍惚度日，不知今日何日。畢業考的當天，是一個出大太陽的日子，當我醒來時，隔板外的左右鄰舍已經人聲喧囂，我幾乎要哭出來，那麼重要的一天，我居然睡過頭，家中也沒有人叫我起床，我胡亂穿衣，奔跑出街巷，等到我跑進學校，看不見半個人影，校園一片寂靜，我徘徊又徘徊，最後才鼓起勇氣走入教室，同學們埋頭沙沙解題，沒有人抬頭看我，監考老師瞪我一眼，示意我坐到自己的位置。

那是第二節的數學考試，而且已經考過三十分鐘，我看著考題發愣。從小學的雞兔同籠和植樹問題開始，我就敗退了，何況 $\sin$ 、 $\cos$ 的幾何三角。就這樣，我看著同學垂頭掙命趕時間，此時，我的時間卻變得十分悠長，不知道自己剛剛為甚麼要跑那麼快到學校？窗外，五月的風吹著，操場外的野草輕輕晃動，我的心也怦怦跳動著。我想到可能領不到畢業證書，畢不了業。當小文和所有的同學離開學校後，只剩我一個人重讀一年，變成所有人的笑話，這種場景將如何可怕。在教室呆坐的光陰變得更漫

長了，我漲紅著臉，身體微微發抖著，心臟跳得更快，眼前的人生似乎發黑了。

考試結束時，我宛如敗陣的鬥雞，羽翼差不多全被拆折了。我低頭喪氣走在街道上，不想立刻回家，可是又不知要往何處去，就漫無方向一路走下去，我穿過車陣，走到人煙稀少的河堤，這是小鎮我最熟悉的地方。陽光仍十分熾烈，河堤也沒有遮蔭的樹叢，但是，我終於可以離開人群。暫時忘記可能發生的一切。

我蹲在河堤下的土坑，躲避惡毒的太陽，希望能夠想清楚下一步，明天的考試，我已經放棄了，反正今天的測驗已經決定我的命運。沒有人知道，十四歲的我在惡水掙扎著。

畢業典禮那天，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七度，氣象局說，這是北部地區少見的六月高溫。當天，我穿著前一夜洗過，還有點潮溼的制服去學校，夾在一群群聽訓的隊伍中。我內心忐忑，不確定自己是否能領到畢業證書，當代表會主席、鎮長、校長訓話完畢，隊伍中抬走幾個暈倒的女生後，典禮總算結束，我也僥倖領到證書。

人群散去的瞬間，校園空空蕩蕩，只有隨風捲起的一片沙塵，我捱到最後，獨自在操場晃蕩，我問自己，國中畢業後我要去哪裡？我要做甚麼呢？對於未來，我茫茫然毫無頭緒。父母從未關心我的求學生活，父親甚至說，女孩子不必念太多書，小學

畢業就可以了。然而，當我想到，班上許多同學將會穿起綠色、白色、黃色制服，只有我一人被棄置在校門外，我的心就如被繩索纏繞到不能呼吸。校園的鐘聲響了，在教室上課的日子卻休止了，我將好久不會再聽到敲響銅鐘的悠長聲音。

夏季結束時，我在中央新村找到一份幫傭的工作，我提著一個塑膠提箱，裡面裝著幾本書和簡單的衣物出門。那天剛好是高中開學日，路上看到一波波趕上學的高中生，這幅情景使我心頭更添鬱悶。我轉了兩趟車，來到這個陌生人家，每天清晨六點先清掃房子，接著是做早餐、洗碗盤、洗衣、學燒菜，再來是收衣疊衣煮晚餐打掃清洗打掃清洗，家務似乎永遠做不完，日子機械沉悶得令我透不過氣來。

我所棲居的床位不到一坪，僅容一張木床，深夜，我坐在床頭發呆，腦中一片空白。在一個假日，我獨自坐車到碧潭，走在吊橋上，吹著輕風閒逛，舒緩了一些內心的窒悶，此刻，我的腦海飄過一些模糊的身影，也不過才離校三個月，和同學相比，我卻覺得永遠追不上她們。

以後，我又轉往另一個人家工作，這對年輕夫妻生育三個小孩，所以除了家事，我還要兼做保母，將滿一歲的男娃娃餵養得好，抱在手裡十分沉重，我得小心翼翼地護他，家事以外的沖奶、洗尿布、小娃娃洗澡讓我日夕忙不過來。

這戶人家位在新興的忠孝東路住宅區，公寓後方是一間麵包店，左右有台北工專、懷生國中，每天下午四點，先是傳來麵包出爐的陣陣香味，接著是國中放學的悠揚鐘聲，那時就是我一天的最悵惘失落的時刻，我真希望屋內沒人，那我可以放聲地哭一場，可是，我卻只能在後陽台收衣服時，站立著怔忡，望一下遠處的灰霾天空。

那年春節，女主人要大宴賓客，要求我年後再回家過節，我跟著她在廚房團團轉，一不小心，我在開酒瓶時，居然被破碎的瓶口劃傷大腿，女主人看了一眼，就回頭炒她的菜。在滿屋賓客中，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間先壓住傷口，雖然鮮血持續淌出，我還是要端著菜跑進跑出，等到走春的客人散去，我依照平日習慣收拾桌面，卻毫無食慾，一時之間也忘了當天是大年初一。

我離開這家人以後，記憶中的麵包店早晚出爐麵包香以及準點鐘聲，總是一再地從我的鼻翼耳間飄過，濃郁幸福的麵包奶油味加上教室琅琅的讀書聲縈繞久久不散，這一切連結了我對昔日同學的羨慕、對未知的徬徨，也有，對友暗苦悶的青春的反抗。

另外一個夏天來臨時，我又提著行李上路，這次是到竹圍的電子加工廠當作業員，每天清晨七點起床，我和一列列穿著淡灰色制服的員工到餐廳排隊領早餐，接著就進入廠房的生產線作業，我拿著焊槍和錫條焊接零件，一天天做到成反射動作，沒有空

檔想心事。這家大廠代工外銷音響，生產線末端日夜傳來測試產品的流行歌曲，那個年代最流行的就是鳳飛飛，日以繼夜，我耳中鳴響著她所唱的「一片楓葉一片情，片片都有我愛和憐……」時序還不到秋天，她的歌聲已經清晰地帶來了寂寥的深秋，那麼寒涼，那麼悲戚。

有時候加完小夜班，過度的疲累反而不容易入睡，我單獨爬上宿舍頂樓，在黑夜中遙望淡海，末班夜車從台北駛來，車頭燈愈來愈亮，海面有網撈漁船的閃爍燈火，夏夜的南風吹著，我哼著剛剛學會的〈南屏晚鐘〉，斷斷續續唱著，有時拿著吉他，不成曲調撥著，這時，我感覺這世界只有我一人，沒有人記得我，我也不牽掛任何人。

在一個放假日，我往紅樹林的方向漫步，慢慢走到淡水高爾夫球場，那坡度起伏的遼闊草坪，和悶熱、遍布塵埃的工廠作業間是如此不同，我像是走入一個綠色天堂，天是那麼藍、雲朵又那麼白，風也輕輕吹著，雖然日正當中，我卻一點都不覺得熱，甚至到了下午，我也不覺得餓。

發薪日是作業員最開心的日子，我也不例外，我跟著同事雪雲去逛竹圍夜市，隔日回家，把買來的禮物帶給弟妹，一部分薪水交給父母。在短暫的假日結束後，我搭北淡線回宿舍，其實，淡水線並不長，可是火車一路嗚嗚嗚嗚，平交道起落上下，窗

外景觀變化閃動，劍潭、石碑、北投一路穿過，當過了關渡，我就如一隻要被關回竹籠的小鳥，此刻已笑不出來。有時，我會問自己，為甚麼青春如此青黃慘綠，列車奔馳著，我被拘鎖著，不能在這條路上跳車，可是，我要問自己，難道我不能向這一切說不嗎？生命！生命！我在內心呼喊著，列車外的筆仔樹微微晃動著，遠處的觀音山霧靄繚繞，靜默橫陳，而我小小的心事只有在心內如海浪拍打著。

淡水線的火車就要開了，那一回又一回在白晝、黑夜站在灰白的竹圍車站上車、下車，之前或之後坐在車內看風景，我多希望坐火車數算站牌的日子能成為過去，我不想再聽到鳳飛飛的歌聲，最後的一片楓葉早已掉落，她唱起新的〈我是一片雲〉，而我也想飛翔如白雲，能自由自在。

然而，即使是假日回到家，我也沒有快樂的感覺，陰暗的屋子仍然擠著我過多的弟弟妹妹，還有永遠一雙惺忪睡眼的母親，父親依然還沒回來，也許已經好幾天不見人影。弟妹們倒是很開心看到我，搶著我帶回的吃食，這時，我又覺得早一點離家是對的，否則我又能做甚麼，也許和他們一樣，只是無聊的漫長等待，渴望早長大離家。

當我因為作業速度太慢被工廠辭退，終於回家時，坐在這最後的一班列車，心中

反而沒有解脫的喜悅，而回到家裡睡在鐵床上層，我開始懷念工廠宿舍明亮的四人房，在那裡我有單獨的一張床、一個櫥櫃還有一盞檯燈，當然還有固定的薪水和三餐。淡水的大海風和靜靜的黑夜，我在宿舍頂樓彈唱的夜晚，似乎都變得珍貴起來，那些時刻，我才初初懂得甚麼是寂寞，同時，我也獨自擁有廣大虛空的片刻，不需要像機器人一樣隨輸送帶轉動。回到擁擠的家，父母的爭執聲、弟妹的哭聲取代了廠房的歌聲和隆隆噪音聲，到底哪一種聲音聽來更焦慮，我也分不清。

長我兩歲的大姐就讀夜校，白天當車掌，姐姐做事俐落，我搭她的公車，看她剪票吹哨快速精準，一路呼嘯十分威風。雖然，我也想去當車掌，但是面試第一關就被打回票，主考的站長看見我就搖搖頭，對一旁的姐姐說：「她長太矮了，連拉環都搆不到，人多時怎麼剪票？」

元宵節以後，台北的所有學校都開學了，失學的我又找到一個工作，這次是機靈的姐姐帶我去的，在清晨三點，她帶我到新老闆的家，老闆夫婦是水果中盤商，那天開始，我就跟著他們清早摸黑到果菜市場幫忙。個性迷糊的我，第一天，光要記清楚所有水果的價格和產地即是一大挑戰，同時，早市的批發市場，天未明已經人山人海，早起的小盤攤商看來還未睡醒，是強打精神出門的模樣。當臨近中午休市時，市場內